毛詩原解

毛詩原解卷十三

陳

陳大皡伏羲之墟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舜之後有虞閼(遏)父(甫)者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于陳與黃帝之後封于薊堯之後封于祝者共稱三恪禮降于二客而尊于諸侯即今河南陳州地後爲楚所滅諸國自秦以上次第可推自陳而下三國最小先亡故附于後

子之湯(叶蕩)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叶像)兮而無望兮○坎

其擊鼓宛丘之下叶虎無冬無夏叶虎值其鷺羽○坎其擊缶叶否宛丘之道叶斗無冬無夏值其鷺翿叶導叶丑

古序曰宛丘刺幽公也毛公曰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朱子改爲國人見此人常遊于宛丘之上故序其事以刺之若是則民間自相刺耳夫風行自上始也國人遊蕩何關君德而以首風乎非也○一章欲不可縱樂不可極今子蕩而忘反日爲宛丘之遊恣己適意信乎有情矣而國人屬目無大觀之望焉○二章坎然擊鼓作樂于宛丘之下雖祁寒大暑漫無休期常見其植鷺羽而舞也○三章坎然擊缶作樂于宛丘

之道無冬無夏值鷺翿而舞也○子指幽公湯與蕩同外高中下曰宛丘陳都宛丘側坎與佩通和意缶樂器史秦王擊缶翿與纛通舞者所持以自蔽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焚宛丘之栩許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叶虎○穀旦于差叶磋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叶斜市也婆娑叶梭○穀旦于逝叶晰越以鬷宗邁視爾如荍蕎貽我握椒

古序曰東門之枌疾亂也毛公曰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爾○朱子改爲男女聚會賦其事以相樂非也男女淫樂

必不自宣其醜不績其麻市也婆娑此疾亂之辭甚明東門國門也枌言紛衆也栩言許多也二章言市都市也三章言鬷人叢集也猶齊風言曾道行人皆以羞惡諷之子仲女氏也南方女居也原女姓也穀旦良時也績麻女業也諷其失時廢業也婆娑放浪不檢非女之容也如荍貽椒記相謔之辭也荍蕎麥其子觚棱翹然不相合也椒子圓滑其芬易襲始若荍而終握椒比淫女始違而終見從也猶衛氓中之期逆與鄭溱洧之贈謔皆詳暴其事以諷之所以為刺○一章城之東門有枌城外宛丘有栩耳目紛然如

許子仲氏有女婆娑然遊樂于其下焉○二章選差良善之旦將會彼南方之原氏其女輟績麻之業出都市之中婆娑而遊焉○三章旣及良晨而往於以總衆同邁視爾初會未習翹然如荍已乃貽我一握之椒望外之幸也○枌白楡也栩櫟也子仲陳大夫氏子女也原姓也春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貴族也穀旦善朝晴明之早也差擇也越於也鬷總也邁往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下可以棲西遲泌秘之洋洋可以樂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去聲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

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叶泲

古序曰衡門誘僖公也毛公曰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朱子改爲隱居自樂無求者之辭又曰僖者小心畏忌之名序以爲愿無立志而配以此詩耳愚按謚法小心畏忌曰僖此詩殊無小心畏忌之意何緣强配僖公詩實似賢者隱居何不以秉政不任賢之謚配夷公尤明切乎夷去僖甚近也古人序詩不察源委但以謚法强配欺天下後世無是理矣朱子說詩極淺率其詆序極深刻類此蓋陳本小國僖公愿謹無爲詩人遂就誘掖因器勸成如

孟子云滕雖褊小猶可為善國云爾詩人即其所自處以比故似隱者之辭○一章 衡木為門雖無往來然亦可以棲息而遲迴泌彼泉水雖不流通然望洋充滿亦可玩樂而忘饑君今雖謹自守亦何不可也○二章 凡魚皆可食豈必河之魴凡女皆可妻豈必齊之姜隨分謹守皆可以為國也○三章 凡魚皆可食豈必河之鯉凡女可妻豈必宋之子君苟有志不在好大騖遠也○衡橫同橫木於門以止出入者泌與毖通水停積也洋洋充滿也齊姜宋子貴族女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魏地陿隘其民纖嗇而君褊急

故詩人望其君以恢弘陳地廣平其民游蕩而君愿謹故詩人誘其君以立志卒之晉强于諸侯而陳終不振故國不厭小俗不厭偷君不厭愿詩可以觀矣

東門之池可以漚（歐去聲）麻（叶）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東門之池可以漚紵（上聲）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干）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古序曰東門之池刺時也毛公曰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朱子改爲男女會遇之辭非也水性流蕩而池水湛靖以比賢女幽貞麻紵菅比君德昏亂詩人惡淫女思淑姬猶小雅車舝之思季

女也晤相對不寐也歌以善道諷詠也語言以善道相告語也君德不淑而致望于內助無俚之至所以爲刺也○章一麻之爲物必漚而後脆東門池水停蓄以漚麻則無漂流之患猶淫女不可配君子維彼美德之淑姬乃可與惺然晤對歌詠相規不導君以淫昏也○章二紵必漚而後可績東門池水淸潔乃可漚紵彼美善之女始可與晤對相告語耳○章三菅必漚而後可絞東門池水蓄聚乃可漚菅彼美善之女始可對晤相與言耳○東門城東門停水曰池漚水浸物也紵麻屬可績以爲布菅茅莖可以絞索水浸乃

彔鞠任可用姬女子之美稱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最貴盛故婦女美者稱姬姜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臧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沛昏以為期明星晢晢制

古序曰東門之楊刺時也毛公曰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此詩與鄭之丰事類而其刺同楊有葉冰泮後期也朱子改為男女期會負約之辭昏夜郊外林莽相期惟恐人知又自詩以傳乎非情也○一章霜降以後冰泮以前皆昏姻之期今

東門之楊葉牂牂然而盛則莫春矣親迎以昏爲期故
明之星煌煌而猶不至豈貞信之女乎○二章東門之
楊其葉肺肺然過時矣親迎以昏爲期明星晢晢而
猶不至豈知禮者乎○柳枝揚起曰楊低垂曰柳牂
牂大也楊葉大則春暮矣肺肺猶沛沛與蔽芾同煌
煌晢晢皆明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
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鴞梟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叶碎
之訊予不顧叶古顛倒思予叶與

古序曰墓門刺陳佗也毛公曰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按春秋魯桓公五年陳文公病庶子佗弑太子免而自立國人大亂佗奔蔡蔡人殺之此詩刺佗無良由無賢師傅也自古貴戚驕奢由羣小導之鄭段與國人狎而作亂陳佗與不良處而弑君垂戒遠矣墓門凶僻之地棘言急也梅言迷也鴞惡鳥也比凶人朱子謂序因陳國無事可紀獨以佗作亂以是詩與之非也夫事孰有大于弑君者陳之有佗猶衛之有州吁鄭之有叔段皆國家大故采風而無刺奚貴爲風故陳風墓門猶衛之終風

與鄭之叔于田耳○一章墓道之門有棘生焉非以斧斯析之不可除也猶人不材必以直諒之士輔之此夫不善不可爲輔國人所知衆惡之而不能去其根据株連疇昔已然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二章墓門有梅惡聲之鴞羣萃于其上凶人褻而作不祥猶是也此夫不善不堪作輔故爲歌以告之既告而不顧至于敗壞顛倒思予言無及矣○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夫指陳佗之黨已去也誰昔猶疇昔萃羣集也訊告也顛倒猶顛沛敗壞也

墓門三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卭窮有旨苕。條誰侜舟予美心焉忉忉刀○

中唐有甓。必卭有旨鷊逆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古序曰。防有鵲巢憂讒賊也。毛公曰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讒賊者。讒言賊害人也。各章首二句比讒言。防卭皆地名。凡草秀曰苕。堂下路曰唐。鵲巢苕竹常有之物。而遠指防卭。猶采苓之言首陽也。廟中路不砌甓。爲之堂有鷊鳥亦有鷊。四者皆疑似侜張之言。故比讒也。朱子改爲男女有私而憂或間之。非也。以予美爲男子。則簡兮爲悠女矣。以予美爲婦人。則離騷爲嬙夫矣。從序則此詩爲忠憤。從朱則此詩

爲聞思聖人刪訂之義宜何從乎○一章 或告君曰防邑有鵲巢邛地有美苕讒言影響茫昧大都類此彼誰人者欺誑吾君使我憂之而心忉忉乎○二章 或告君曰堂下路中有甓邛地有美鷊蓋堂路本砌甓爲之而鷊與草名相似讒言譸張疑惑類此彼誰人者欺誑吾君使我憂之而心惕惕乎○言美也苕華高出貌猶華若苕之苕周禮桃茢注云苕帚令人以黍穗爲之備與譸迋欺誑也予美指君甓瓴也鷊草雜色如綬鳥亦有鷊咽下有嗉垂一名吐綬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佼)人僚(了)兮舒窈糾(叶矯)兮勞心悄(七小反)兮

○月出皓(叶)兮佼人懰(柳叶老)兮舒懮(有)受(叶小)兮勞心慅(草)兮○月出照兮佼人燎(料)兮舒夭紹兮勞心慘(慥)兮

古序曰月出刺好色也毛公曰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是詩本刺好色而毛公云在位不好德蓋人主之心所好在此則所輕在彼孟子云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子云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齊民好色亦職惟疾焉人上而無德何以先民下之淫風由于上之倡率故詩呼月出以警在上月主陰司惛俾晝作夜比女色也匪才匪德一佼人耳反覆思

念。至于勞心。輾轉不已。所以爲刺。朱子改爲男女相悦相念之辭。味索然矣。○一章 月之初升。皎然光潔。如彼佼人。僚然而姣好也。行止舒徐。其姿態窈糾。勞心思之。靜默而悄然也。○二章 月之初出。皓然明白。如彼佼人。懰然美好。形容安舒。懮受而徐緩。勞心思之。慅然而騷動也。○三章 月出初照。如彼佼人之燎然而明也。儀容舒徐。夭紹而柔弱也。勞心思之。懆然而愁悴也。○佼好也。舒徐也。窈糾。舒之姿也。懰好也。懮受夭紹。皆舒貌。燎明也。慘作懆。憂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叶林 匪適株林。從夏南。叶林 ○駕我乘馬。叶母 說稅 于株野。叶汝 乘平聲 我乘駒。居 朝食于株

古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毛公曰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陳大夫夏御叔娶于鄭穆公女夏姬生子徵舒南其字也御叔蚤死陳靈公與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于夏姬徵舒惡之弑靈公此詩託為國人刺公而朱子因改為民間相語之辭非也株林夏氏邑短木曰株易曰臀困于株木君臣聚淫所以困也○一章 君何事于株林乎是夏南之居君將往從夏南也苟君欲見夏南召之可也何為往從之然則

非從夏南祇欲適株林而已○二章時見其駕一乘之馬止舍于株邑之野時見其乘一乘之駒朝食于株朝朝暮暮無休息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上曰駒

株林二章章四句

彼澤之陂叶彼有蒲與荷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替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叶簡有美一人碩大且卷拳寤寐無爲中心悁悁涓○彼澤之陂有蒲菡竿萏叶險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叶展

古序曰澤陂刺時也毛公曰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朱子直以爲男女之辭非

也極道其相悅相念所以爲刺淫義生于水故以澤比蒲荷蕑菡萏皆柔弱浸淫之物水草相依比男女相狎憂思至悲傷涕泗寤寐不忘化之所由來者漸矣○一章蒲質柔弱荷華芳艷生彼澤水之畔男女相悅亦若此有美一人不見悲傷如何或醒或寐不復他事惟思此人至于涕泗滂沱交零也○二章彼澤之畔有蒲與蕑有美一人其形碩大而髮卷曲寤寐無爲惟念此人中心悁然悒鬱也○三章彼澤之畔有蒲與菡萏有美一人碩大而莊嚴寤寐無爲惟念此輾轉伏枕也○陂隄邊也蒲莞屬麤曰蒲細曰莞荷芙

蕖也莖曰茄加葉曰蕸遐本曰蔤密華曰菡萏實曰蓮根曰藕子曰的的心曰薏汁自目曰洟自鼻曰泗蕳萓也或云當作蓮三章一物爲比卷猶鬈也鬢好貌悁悁猶悒悒

澤陂三章章六句

毛詩原解卷十三終

毛詩原解卷十四

檜

檜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妘姓子爵武王始封平王東遷鄭桓公滅之而併有其地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是也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叶潮豈不爾思勞心忉忉刀○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叶去聲日出有曜叶要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叶導

古序曰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毛公曰國小而迫

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
治故作是詩也○朱子謂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
宴故詩人憂之此又拘毛說過也古序云大夫以道
去其君而已好潔衣服毛公解釋詩中文字詩不爲
潔衣服作也檜君之過不在潔衣服大夫所爲去亦
不以潔衣服特以逍遙不能自強故以衣服比言服
飾之外都無所事云爾猶曹風之蜉蝣也○一章羔裘
以閒居狐裘以視朝服飾非不美也然國小而君惰
危亡將至豈不念爾忍於去乎道不可留勞心忉忉
然也○二章羔裘狐裘儼然國君之服翱翔無事危亡

將至豈舍子不思道不可置徙終憂傷耳○三章羔裘

如膏日照之而生曜服飾鮮美無憂勤之慮使我思

之中心是悼也○如膏潤澤也曜光華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團兮○庶見素衣

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畢兮我心

蘊尹結叶兮聊與子如一兮

古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禮父母喪必三年始

死疏衰苴絰杖期年外一月小祥以練熟麻布爲衣

冠再期外一月大祥又間一月禫而服除實不計閏

二十七月上下同之周衰禮廢三年之喪不行始春秋諸侯居喪而親迎盟會征伐大夫以下可知故詩人刺之素冠即練冠能練冠則能三年矣○一章三年之喪十有三月而始練冠庶幾得見此守素冠之禮者其人急遽其容癯瘠乃為守禮之孝子我思之不見勞心慱慱然爾○二章庶幾見此服素衣者乎我思之傷悲儻得見之聊與子為同歸之好矣○三章庶幾見服素韠者乎我思之蘊結儻得見之聊與子為如一之交矣○棘人凶戚之人指孝子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意韠蔽膝也亦謂之韍與芾通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楚（長）猗（阿）儺（那）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萇楚猗儺其華（花）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古序曰隰有萇楚疾恣也毛公曰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朱子改爲政煩賦重民苦而作非也萇楚言長愁也凡人情慾生于有知成于有室苟常如童赤無知無室家則奚累之有萇楚始生自立盈尺以上則蔓延草上人壯而有室多累似此故以爲比○一章萇楚始生無緣自立長則其枝柔弱

按延倚附不能自持回思少時沃沃然充盛淡泊無知良可樂也○二章緣染生于柔情隱有萇楚猗儺其華不能自立人之多慾何以異此不如爾始生夭沃無家爲可樂也○三章人心無慾則剛萇楚猗儺故不能挺立思于初生夭沃無室爲累人不如也○萇楚一名羊桃葉如桃子如棗核花實皆連理故以比淫猗儺柔貌夭小也沃沃幼而肥澤貌子指萇楚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是詩與唐風十畝之間朱說皆極似彼詩讀詩易簡直訣類此所以不及古序者風人之志深厚微婉則得而淺率直遂則失之故

夫善說詩者不以辭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達叶兮○匪風飄兮匪車嘌漂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叶的兮○誰能亨魚溉蓋之釜鬵尋誰將西歸叶居懷之好音

古序曰匪風思周道也毛公曰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朱子以周道爲適周之路謂序未達非也詩言顧瞻者雖適周之路而意之所託則周道盛時也王綱振肅故無侵陵之患比其衰也小國失恃故曰中心怛兮所以瞻行路而思王道也風發車偈亂世搶攘之象○章一狂風非常而暴發車行非常

而奔偈亂世景象何以異于驅車走風塵乎。覩此周京之路。中心爲之惻怛也○二章匪有風之飄迴若此者矣匪有車之嘌搖若此者矣世路洶洶不寧。覩瞻周道。中心弔憫耳○三章亨魚者。煩之則碎。治民者。安之則理。苟有亨魚者。我爲之滌其器。天下宗周。則政出於一而小國安。苟有西歸仕周者。我以善言安慰之矣○匪風猶言非常之風。偈疾驅貌。回風謂之飄風。嘌漂吹不安也。鬵釜屬。西歸謂仕西京者。懷安也。好音。安民致治之言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毛詩原解卷十五

曹

曹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介于魯衛之間武王以封其弟振鐸後為宋所滅今山東兗州府曹州是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叶必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叶如字

古序曰蜉蝣刺奢也毛公曰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蜉蝣之言浮游

也。放浪不檢無法守之比蜉蝣小蟲朝生夕死國小而迫之比衣裳文采好奢之比羽翼任小人之比危亡將至故無所依朱子改爲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此刺之非也○一章蜉蝣小蟲雖有羽翼朝生夕死不能久長君臣不能自强惟靡麗是好雖衣裳濟楚其何能久我心憂慮國之將亡無所依惟於我歸處而已○二章蜉蝣雖有翼而不能久如人脩飾采采之衣服而不知禍之將至我心憂慮何所歸息乎○三章蜉蝣掘然而閱出何能久也今服飾整齊布衣鮮潔如雪而危亡將至我心憂慮何所歸税也○蜉蝣

似蛣蜣俠而長朝生暮死楚楚整齊也采采華美也

掘閱掘地出見也猶閱人閱世之閱麻衣布衣也麻

布色白如雪說作稅舍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彼候人兮何（火）戈與祋（叶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弗）○維

鵜（啼）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去聲）其服（叶必）○維鵜

在梁不濡其咮（晝）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薈（穢）兮蔚（畏）

兮南山朝隮（賫）婉兮孌兮季女斯饑

古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毛公曰共（恭）公遠君子而

好近小人焉○朱子謂序以三百赤芾附合春秋左

傳晉文公入曹之事遂以爲共公非也按詩序本國
史舊目聖人因之刪定其來遠矣左傳出後人手敘
重耳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乘軒者三百人襲此詩
三百赤芾語其實誤也蓋諸侯大夫不過五以曹之
蕞爾舉羣臣不能三百而況大夫言三百者極道其
濫耳故曰說詩不以辭害志若雲漢則周之民無孑
遺若侯人則曹之大夫有三百詩爲可以辭微也左
傳引此爲文非重耳眞有此言朱子反疑序說爲附
合左傳倒矣○一章賢者宜在高位今以爲侯人荷戈
祋迎送賓客若此其賤也彼其之子何功德而服赤

芾爲大夫者至三百人之多乎○二章鵜鶘水鳥貪汚之物也在梁求魚未有不濡翼者小人竊祿何以異此豈能稱其命服乎○三章維鵜在梁未有不濡其咮者彼小人苟得君寵豈能稱其寵遇乎○四章南山薈蔚然而草木茂盛其氣蒸騰朝旦上升少女婉孌美好自守貞一而年穀不熟不免饑餓小人氣勢方盛君子困餓何以異此○周禮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二人徒百二十人掌道路迎送賓客何荷通祋殳也芾韍韠蔽厀也以韋爲之古者衣皮蔽前不忘本也冕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其制同禮大夫以上

赤芾乘軒玉藻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鵜鶘一名陶河其鳴自呼味喙也遂稱也媾與遘通遇也薈蔚蓊鬱茂貌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叶訖兮○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鳲鳩在桑其子在棘叶几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鳲鳩在桑其子在榛叶秦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叶寧

古序曰鳲鳩刺不壹也毛公曰在位無君子用心之

不壹也○朱子改爲美君子用心均平專一非也詩因美以見刺稱善人君子以警在位者之不然猶鄭風之羔裘小雅楚茨之類民風不醇由上無身教而下無表率也故君心至誠純一爲示天下不見君子之心見君子之儀而飭儀可以徵心物性誠一無如鳥哺子鳲鳩每生七八子哺之如一月令季春戴勝降于桑鸜鴿首有幘名戴勝喜食桑葚初夏桑葚熟則鸜鴿子飛氓之篇曰于嗟鳩兮無食桑葚是也以鳲鳩比亦人不如鳥之意是以爲刺○一章鳲鳩之降于桑也其子有七而鳲鳩哺之常如一人君有誠一

之德安養兆民亦猶是矣。故善人君子。其儀容安靜有常。儀者心之形。儀之一。由其心之貞固。如結而不變也。○章二鳲鳩在桑。其子或在梅。子移而鳩不移。居一以待子也。淑人君子。其朝服大帶用絲。在首之弁色尚青黑。服有常則儀有常。而心可知已。○章三鳲鳩在桑。子時在棘。淑人君子儀有常而不差忒。則可以表正四方之國矣。○章四鳲鳩在桑。其子時或在榛。淑人君子本如結之心。表正四國。仁者宜在高位。胡不壽考萬年乎。○鳲鳩。鶻鵃也。騏。青黑色。古者冠弁皆

玄

鳲鳩四章章六句

冽冽彼下泉浸彼苞稂郎愾慨我寤嘆念彼周京叶姜○冽彼下泉浸彼苞蕭叶脩愾我寤嘆念彼京周○冽彼下泉浸彼苞蓍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芃芃黍苗陰雨膏叶去聲之四國有王郇伯勞叶去聲之

古序曰下泉思治也毛公曰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朱子謂曹無他事可考序因侯人遂以爲共公此天下大勢非共公之罪非也按詩先後自有定序此詩爲共公舊矣不卹其民而使民憂思安得無罪事雖不獨曹而詩作自

曹。郇為曹風。豈得以天下大勢談之。泉水寒冽不能生物比國政侵刻也田無五穀惟稂與蕭比閭閻蓬蒿無力供誅求也是以有明王賢伯之思焉○一章冽然寒涼下流之泉本不能生物況今田無五穀但浸彼叢生之稂民間荒涼苛政侵刻何以異此是以我愾然不寐而嘆念周京之盛時也○二章冽然下流之泉亦穀不登浸彼叢生之蕭耳故我愾然寤嘆念昔京周之盛焉○三章冽彼下泉浸彼叢生之蓍草耳我是以愾然寤嘆念昔京師盛時焉○四章芃芃然茂盛之黍苗非稂蕭之荒蕪也天又潤之以陰雨豈若寒

泉之浸漬乎念昔周京盛時四國旣有明王爲主故有郇伯勞來之今天下無王矣安所得賢伯乎○冽寒也水寒則損稻苞叢生也根苗之不實者慨嘆聲著蕭也郇伯郇侯爲州伯文王子左傳富辰曰畢原酆郇文之昭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風至曹而王迹熄矣春秋所以作也故詩人念周京哀四國思明王與賢伯焉是時晉重耳始霸執曹君分曹地畀王饗醴策命爲侯伯天下有天子而後有方伯無天子而方伯制命專征伐天下所以大亂故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無明王

焉得有賢伯春秋書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與詩詠下泉刪詩終曹風義同惟知春秋者可與言詩故曰詩亡春秋作千載知言孟氏一人耳後儒擬霸尊晉烏足與言詩

毛詩原解卷十五終

毛詩原解卷十六

豳

豳周之始國也。其地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今陝西西安府邠州等處是也。周自后稷始封邰。其子不窋批失官。不窋之子公劉始遷邠。十世而古公亶父避狄遷岐。文王遷豐。武王遷鎬。皆豳始也。七月。豳俗也。始二南而終豳者。豳周道之始。二南周道之成也。守成者原其始。始則中變。撥亂者反其終。終則復始。文王基始。周公代終。周道之全也。變風而終以周公。剥則思復也。左傳吳季札觀魯樂。豳次齊先秦。及夫子

刪詩以豳繫思周公也然則周公之詩何不遂以屬魯周公未嘗一日居魯也成王尊周公而不以爲臣魯本臣而因周公自尊故聖人爲魯頌不列魯風魯僭而以風爲頌王降而以雅爲風一也然則豳何不遂爲雅蓋公劃草創區區爾未足比諸侯而況可爲天子乎稱風本舊也然則鴟鴞以下非豳亦屬豳何也皆西人之詩周公之事也周公老于周而魯無風可繫進不敢附于周南故退而繫之豳也後天下者周公之心不忘先業者周公之志也非聖人孰能定之

七月流火。(叶毀)九月授衣。(叶以)一之日觱(必)發。(叶匪)二之日栗烈。(叶列)無衣無褐。(叶曷)何以卒歲。(叶旋)三之日于耜。(史)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叶米)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叶剛)女執懿筐。遵彼微行。(杭)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完)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鏘)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菊)八月載績。(漆)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鳴蜩。(條)八月其穫。(叶合)十月隕蘀。(託)一之日于貉。(莫)取彼狐狸。(離)為公子裘。(叶其)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宗)獻豜(堅)于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梭雞振羽。七月在野。叶汝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虎穹窒熏鼠。塞向墐覲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叶摧上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撲棗。十月穫稻。叶粹上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叶粹上七月食瓜。孤八月斷壺。九月叔苴。疽采荼薪樗。虛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布十月納禾稼。叶故黍稷重穋。六禾麻菽麥。叶山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桃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叶㭊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叶紋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

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古序曰七月陳王業也毛公曰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朱子改爲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作此戒之非也若是則朝廷獻納宜屬雅今與東山鴟鴞同繫風末則周南之變也聖人遭兄弟之謗庸非變與人情艱則思危勞則反本履泰則驕思先則懼睹者周先公之始造豳也勤以力本儉以制用豫以趨時孝以養老忠以奉君慈以育衆陰陽日月寒暑必按其節昆蟲草木榮枯必審其時祭祀燕饗興作勞逸必謹其禮敬天

勤民教養休息數百年而後成文武之業若此其艱難也二叔不類有忝式穀成王以嗣子大弗克恭不寬綽厥心譸張于小人而疑忌師保是時紂子未殄東方多難西土人不靜國家之事未可知故公陳先世憂勤以告王使克念爾祖勿忘艱難亦人情疾痛呼父母之意與（一章）我周勤儉開國忠厚傳世先公之治豳其風可陳焉民生衣食爲先豳民爲衣不待寒至也時方七月火星昏而西下暑氣退矣至九月霜降始寒民家相授以衣過此十一月一陽生之日風寒而觱發過此十二月二陽生之日氣寒而栗烈

若不桑麻則無衣不狩獵則無褐何以禦寒卒歲乎
豳民爲食亦不待饑至也正月三陽之日往脩耒耜
二月四陽之日舉足以耕民間婦子皆出餉于南畝
田畯之官見民之勤亦至而喜也○二章七月火星西
流九月將授衣不可不豫也春日始和倉庚鳴而蠶
桑初生女執深筐循小徑求穉桑之葉是時春日舒
長蠶生未齊采蘩以啖淡之者祁祁衆也此采桑采
蘩之女感仲春及時覩公子于歸念已亦將與同矣
君民之分雖異而遠父母兄弟之悲無貴賤一也○
三章今年七月流火已豫備來年之蠶桑故八月萑葦

成則蓄爲曲薄以待養蠶之用及蠶生之月折桑條以取其葉執斧斨以伐遠枝揚起者其女桑低小采其葉而留其猗然之條至七月秋至伯勞鳴八月麻成則績爲布而布與帛皆染之或玄或黃其朱者甚鮮明供爲公子之裳也○四章四月陽極陰萌葽草感而秀五月陰生蜩感而鳴漸至八月四陰秋成穫稻矣十月純陰草木落擇大寒至矣于十一月一陽之日往祭貉取狐狸之皮獻爲公子之裘至十二月二陽之日同衆繼獵以纘武功所獲小豕曰豵以爲己用大豕曰豜獻之公家也○五章宮室所以禦寒寒生

于陰五月陰生斯螽動其股而鳴六月二陰莎雞振其羽而鳴七月蟋蟀猶在野八月寒至依人在于檐下九月漸近在戶十月大寒入于牀下。是時室中有穴塞之有鼠熏之塞北向之牖塗荊竹之戶呼其妻子曰歲改天寒可入此室居矣○六章六月鬱薁二李新熟可食七月葵與菽可亨八月棗可撲十月稻可穫釀春酒以助眉壽凡此養老不敢不豐也若我農夫七月瓜猶可食八月壺猶可斷九月麻子可拾荼可菜樗可薪凡食我農夫者從其儉而已○七章豳地氣寒時維九月禾稼將熟始築種菜之圃爲納禾之

場至十月始穫有黍有稷有先種後熟之重有後種先熟之穋凡禾麻菽麥無一不登矣乃相告曰田中之稼既聚可以上入都邑執公宮之功公事畢晝往取茅夜則絞索亟升田中之廬補葺之來春將始事播穀不暇爲此矣○八鑿藏冰發冰公家調變之事亦民事也十二月二陽方微隆陰固閉乃于深山窮谷鑿取其冰以達陽氣冲冲然微也至正月三陽之日陽氣蘊伏在下納冰于地藏之凌陰之室至二月四陽方盛晨朝獻羔以告司寒之神取新生之韭以祭寢廟薦冰所以爲公家役者禮無不備也九月氣肅

霜降十月農畢埽滌其場於時奉兩尊之酒以饗于公殺羔羊升君堂舉兕觥酌獻公而祝萬年無疆界之壽也○火心星也六月之昏見于南方午位至七月之中漸移而西故曰流于往也耜以鐵起土也耒耜上曲木一之日謂十一月之日二之日謂十二月之日周以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二月故云一二以別于夏正也或曰五月至九月六陰皆稱月月主陰也一之日以下六陽皆稱日日主陽也載始也陽和也懿筐美筐以盛桑葉微行小徑也柔桑稚桑也蠶初生桑始發也蘩白蒿蠶小未能食桑以蒿啖之

也公子豳公之女子殆將也將如君女同時嫁也上
下親比之辭萑一名薍玩始生爲菼長爲薍成爲萑
也葦蘆也二物可爲曲薄以盛蠶也條桑枝條取其
葉也隋妥孔曰斧方孔曰斨斧同而以受柄之孔方
長異名也遠揚遠枝揚起者女桑桑低小者猶短牆
言女牆也鵙伯勞也五月鳴六月哺雛少鳴七月鳴
則將化矣通作鶪吾鄉人呼爲嫁郎似鸜鵒而尾長
純黑捷疾善搏烏鳶畏之故又名博勞一名伯趙趙
疾也良耜云其鎛斯趙故春秋傳曰伯趙司至楚辭
曰鵙鴂鳴而草木不芳陸佃云陽氣動倉庚鳴蠶之

候也陰氣動鵙鳴績之候也本草云鶗鴂即杜鵑也孔陽甚鮮明也不榮而實曰秀葽遠志一名小草蜩蟬也蘀落葉貉貈祭狸野猫同同衆纘繼也武功猶也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斯螽蚱蜢也以股相切作聲莎雞似螽而色斑振羽索索作聲一名促織聲如急織也宇簷下也蟋蟀即促織穹與空通孔也窒塞也向北窗也墐塗也庶人蓽戶故塗之鬱薁皆李屬鬱實大如李而正赤與棣類一名雀李薁郁李與鬱類葵有白紫二種可茹菽豆也剝撲通擊落也冬釀春熟曰春酒瓜至七月瓠至八月過時而賤也瓠乾

可爲壺故曰壺叔拾也苴麻子場圃同地春種爲圃秋築爲場禾穀之總名在野曰稼自田入邑曰上宮功公家之役古者用民之力歲三日即此時也乘升也屋田中之廬冲冲陽氣微也凌陰冰室滌埽也兩尊曰朋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或問七月與篤公劉何風雅之殊也七月民事篤公劉君事也然周禮春官籥章云祈年吹豳雅蜡祭吹豳頌何也此詩歌于朝廷可爲雅歌于祭祀可爲頌鄭康成謂如采桑之女感時思歸是風春酒介眉壽是雅稱觥祝君是頌朱元晦

不然之而以楚茨諸詩當豳雅

鴟痴鴞叶鴟鴞既取我子叶無毀我室叶恩斯勤斯叶

鬻育子之閔叶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

戶今女汝下民或敢侮予叶○予手拮据居予所捋荼

予所蓄租予口卒瘏徒曰予未有室家叶○予羽譙譙

樵予尾翛翛消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梟

古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毛公曰成王未知周公之

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武王崩成王

立周公爲相使其兄管叔鮮監紂子武庚治殷管叔

將以殷畔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孺子王疑公

公告太公召公曰我弗避無以告我先王乃避位居東二年管叔叛王執而誅之猶疑公未釋也公乃自東作此詩貽王首章言鴟鴞呼武庚也取我子謂陷管叔于死也二章未雨綢繆比武庚尚在東方未寧勸王早圖也三章以後皆自明已志然序不言公自明而曰公救亂何也是時成王幼冲國家新造紂子未殄奄徐外叛故公作此詩悟王不知者謂公自明而知者謂公救王室與天下也大哉序言非知社稷之計諒聖人之深衷者孰能作之朱子謂以金縢爲文有據而不知以金縢爲文者毛氏解序之說序云

周公救亂者雖金縢亦未之及也又謂此詩爲周公東征二年誅管叔武庚作按書居東非東征也居東避位而東觀變也居東二年東征則三年也誅管叔者成王非周公也管叔雖誅而武庚尚在是詩作于成王殺管叔之日公居東未歸而東征則西歸之後矣朱子誤于漢儒周公殺兄之說漢儒又誤于孔書蔡仲之命孔書又誤于解金縢弗辟之語承訛相習使聖人蒙千古不白之冤以迄于今愚于書金縢大誥諸篇詳辨之矣〇一章鳥之惡鴟鴞者呼而告曰鴟鴞乎鴟鴞乎爾今殺我子矣勿更壞我巢室也以

我如斯之恩愛如斯之勤苦育養此子。如斯其可憐憫爾既取之更欲毀我室邪○二章我及天未陰雨之先剝取桑根以纏綿巢之牖戶。預防風雨勤勞非一朝夕矣。今此巢下之民或敢有侮慢忽毀我室者乎。抑不知其不可也○三章予之手拮据而捋取萑苕以藉巢予蓄而積之租而聚之以至于予口盡病凡以我未有室家且豈為爾毀乎○四章予之羽譙譙然滅削矣予之尾翛翛然敝敗矣予之室方翹翹然顛危風雨又漂搖搖動予維嘵嘵然叫呼而已○鴟鴞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　託為鳥之哀予者呼鴟

鴞告之以鴟鴞比武庚以子比管叔也言武庚既脩管叔于死勿更與奄徐諸國謀亂王室也鬻與育通養也閔愍憐也牖戶巢之出入處也拮据操作勤勞之狀荼蘆花也白茅之屬

鴟鴞四章章五句○誦鴟鴞而知周公於是始有東征之志矣昔武王誅紂封其子罰弗及孥仁也及管叔以武庚叛奄徐諸國又叛則殷周不兩立者天下之定勢也況管叔誅矣武庚可獨免乎故以鴟鴞比之始視紂子為不祥之物歸而遂有東山之師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叶迷我東曰歸

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杭枚。蜎娟蜎者蠋蜀。烝在桑野叶汝。敦堆彼獨宿。亦在車下叶虎。○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叶杭。不可畏叶威也。亦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叶質。洒埽穹窒。我征聿至叶質。有敦堆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叶林。○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叶五。之子于歸。皇駁其馬叶母。親結其縭叶羅。九十其儀叶俄。其新孔嘉叶歌。其舊如之何。

古序曰東山周公東征也毛公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室家之望女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周公避謗居東二年成王誅管叔得鴟鴞之詩感風雷之變始悔悟迎公公歸大誥天下奉王東征武庚伐奄孟子所謂三年討其君滅國五十即此行也大亂既殄將卒生還閭閻安堵皆公所以振溺亨屯而躋之安全者故周大夫作是詩亟道其使民忘勞而公之忠勤盡

辟神武不殺皆隱然言外可謂善頌而朱子謂爲公自作以勞歸士如采薇杕杜之類則仁人之言不待公而能之矣況可以風而亂爲雅乎

○一章 山東太亂王師徂征慆慆三年可謂久矣班師東歸零雨沾濛行旅載途又何勞也我自東山言歸心已西望家鄉而悲客久衣敝歸則更制裳衣勿復事行伍銜枚矣視彼蜎蜎然蠕動之蠋在此桑林之野如我敦然獨宿不移亦在此戎車之下相隨生還人與物咸幸也

○二章 我徂東山慆慆三年今我來歸陰雨載道父役于外田舍荒蕪括樓之實蔓延于簷宇伊威小蟲生

于室中。蠨蛸結網當戶。舍傍畦擕㽈荒爲鹿場。燐火夜行景象淒涼。雖畏勿畏。故國故鄉伊可懷思耳（）三章我徂東山三年不歸。我來自東。又窘陰雨。鸛性好水。蛾性知雨。蟻出爲垤而鸛鳴其側。征夫遇雨于路。婦人悲歎于室。乃洒埽其地。塞其空隙。而征夫遂已至矣。見彼敦然不動之苦瓜。繫于栗薪之上。比我兜繫東山。其苦同之。不見室家。于今三年矣（）四章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自東歸。零雨在途。征士未有室家者。歸及仲春。倉庚飛而羽鮮明。親迎歸妻。乘或皇或駁之馬。母送其女。結帨告戒。禮儀之多。九十具備。此

新昏者固甚美矣彼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

邪○周都豐鎬殷都中原故伐殷曰徂東東山猶言

山東中原在大行山之東也行陣也枚如箸銜之以

止讙蜎動貌蠋野蠶也字从蜀蜀國爲蠶叢烝衆也

謂蓋蠶采桑之衆古蠶室就桑野敦獨處不移貌古

者車戰止則爲營衛故戰士皆宿于車下果臝瓠細

腰似蜂者伊威小蟲似白魚生壁根甕底蠨蛸小蜘

蛛町畽舍傍畦壠也熠燿螢火垤蟻聚土也將雨水

泉上濕蟻穴畏濕銜土爲塚以防濕也敦不動也烝

升也栗薪栗樹可爲薪者檪屬熠燿其羽黃鳥羽鮮

明也黃白曰皇駁文如蘚青白色縭帨也母臨嫁戒女縮結其帨使無忘也士昏禮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申之曰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是也九十其儀言禮皆備也九十極言數之多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牀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叶阿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叶歌（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求周公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囚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古序曰破斧美周公也毛公曰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〇朱子改爲征士答前篇周公勞已而作非也朱子于凡詩義相似者輒以後爲答前斧斨似兵破缺似戰故以破斧爲答東山然使東山之戰至于兵器破缺則殺人多矣豈褒美之辭詩言戎器惟車馬弓矢戈矛而斧斨以析薪伐木王室有公勞解繼錯猶斧斤也因以爲比司馬法輜乘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二版二築皆軍中樵爨築壘用之故次章欽錡錡釜屬所以爨采蘋云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是也三章欽銶銶鉏鑿之屬皆任用之器朱傳謂爲征伐之用則兵器誤矣〇卒一我公東征三年在外既久破我

析薪之斧。缺我採樵之斨。朝廷倚公。猶薪木有斧斨雖至破缺。亦辭勞乎。周公東征。務使四方下國。一歸于正。天地父母之心。惟恐一人陷于反側。哀憫我民豈不大乎。○二章。旣破我析薪之斧。又缺我炊煑之錡。勞苦而功高如此。惟使四方之國。吪化而已。其哀憫我民。豈不甚善乎。○三章。旣破我斧。又缺我鉏鑿之銶勤勞甚矣。周公東征。使四方之國。收斂安固耳。其哀我民。豈不甚美乎。○四國。四方之國。或曰。卽管蔡商奄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娶]　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姤]之子籩豆有踐[淺叶]

古序曰伐柯美周公也毛公曰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朱子啟為周公居東東人喜見公而作非也管叔既死鴟鴞既作公尚留滯東土成王感風雷之變乃執金縢之書泣曰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意欲親迎公未果者悔往事錯謬恐公意未釋而踟躕所以迎公之禮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耳不知聖人天地之量其見疑也奚以懟其既明也奚以喜既不以蒙難而失常豈以既明而求雪詩

人諒公之深贊王親迎以伐柯娶妻比伐柯用斧娶妻用媒古有是語竟而親迎重其事也故借以諷王而其言微婉苟無序必將以是詩爲婚禮而作矣○一章我公匡國定難王朝之斧斤也始而疑之今乃知之如人欲伐木爲斧柄仍須用斧雖欲舍斧不可得已安民附衆我公王國之媒妁也始而忌之今乃信之如人欲取妻必因原媒雖欲舍媒不可得已今王欲安天下而不迎公歸其可得乎○二章欲伐柯乎欲伐柯乎郎手中所執之柯便是新柯之法今欲歸公但悔前日之誤郎成今日之是豈有他哉亦惟設其

籩豆踐然陳列君臣相與燕笑一見而往事釋然矣
聖人豈有成心乎○踐行列整齊貌古踐與靳通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域)之魚鱒(付)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鴻飛遵渚
公歸無所於女(汝)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
宿○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古序曰九罭美周公也毛公曰周大夫刺朝廷之不
知也○前篇諷成王以饗禮迎公此篇諷王以冕服
迎公朱子改爲周公居東東人喜之而作非也夫居
東公之不幸也不以朝廷失公爲憂而以東人見公

爲喜其于君子立言大義近兒女私情謂周大夫託東人愛公諷王則可謂東人喜之而作則謬矣九罭九囊大網物莫大於魚魚大則網恢九罭之言九域以比天子羅致大臣也鱒魴皆魚名鱒之言忖魴之言方忖度所以挽回公之方也蓋王悔始之失公而詩人諒公之忠順惟王還其舊服而已矣上公袞冕即冢宰之服鴻飛比公去位高蹈也遵渚遵陸比二年居東也一章諫所以迎公之禮二章三章揣公必歸而託爲辭東人之語四章迎公西歸而託爲東人留公之語是時公居東已二年矣信處信宿諷王之

遠迎公也蓋王雖不諒公而公終未忍忘王往迎則必反故東人悲公歸而朝廷不恤公去詩所以歎其不知而表公之盛德精忠無絲毫怏怏懟主之情其辭義懇惻微婉矣○一章九罭之網設則魚無不得有鱒焉有魴焉今我西人欲覯公無他惟王以龍袞之衣繡黼之裳往迎還其舊服復其舊位而公可得而覯矣○二章王以禮往公必遄歸如鴻飛宜戾天今遵彼洲渚公之居東猶在渚也王欲公歸元宰虛席豈其無所乎今而後於汝東土不過信處而已○三章鴻飛宜高舉而乃遵彼平陸公之居東猶在陸也王欲

公歸公豈不復乎今而後於汝東土不過信宿而已

○鄭是以王之迎公也有袞冕之衣矣以公之忠順

王命不宿留而君召豈俟駕在我西人喜公還在彼

東人悲公去曰王無以我公歸無使我心悲聖德所

在人心愛慕豈朝廷之上而無知公者乎○九罭九

囊之網鱒魚似鯶渾上聲細鱗而赤眼魴鯿也我西人

也覯遇見也時公居東歸則西人得覯也袞衣刺龍

於衣龍形卷袞然故謂之袞繡裳繡五采於裳也鄭

玄九章之說未可憑詳見周禮遵循也渚小洲汝謂

東人再宿曰信高平曰陸是以有袞衣承上三章言

王果以袞衣繡裳往迎而公遂去東西歸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誦九罭而知聖人忠愛之無已也臣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始以王見疑而去負罪引慝人臣自靖之分也苟君能諒臣之無他則懽然相與棄其舊而圖其新豈復有纖芥不釋之憾詩人所以深知公而託詠于九罭之魚也爲人臣者師周公可矣

狼跋其胡載疐(致)其尾(叶以)公孫(遜)碩膚(扶)赤舄(昔)几几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叶何)

古序曰狼跋美周公也毛公曰周公攝政也遠則四

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狼
豺狼美聖德衎言豺狼者才良之寓言也狼行顧其
後比公去國未忘王室也狼性怯走善還比公居東
西歸也世儒顛連曰狼狽冗亂曰狼藉播棄曰狼戾
放散曰狼宕皆患難之比也○一章狼之急走也進則
躐其項下之胡退則自礙其尾其顛沛失所甚矣我
公遭難去國豈讒口所能傷惟公自讓其大美耳視
其所著赤舄几几然安舒素履無咎豈以顛沛而改
其常度乎○二章狼退則疐其尾進則跋其胡公之遭
讒猶是也雖讓大美不居而盛德徽音如玉之完瑜

無有瑕玷也○跋躐也胡項下懸肉疐顚躓也孫遜同遜也猶春秋公孫于齊之孫金縢曰我之弗避無以告我先王是也碩膚大美也赤舄朱履也複下曰舄單下曰履几几安舒也德音令聞也瑕玉病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誦狼跋而知世路嶮巇自古為然聖如周公猶不偶士宜何如以自處行人美而能讓焉其可矣孔子溫良恭儉讓故雖老於行而日尊以光使夫能傷人周公孔子何以免乎詩可以觀其斯之類與

毛詩原解卷十六國風終

毛詩原解卷十七

郝敬習

小雅

列國之詩謂之風王朝之詩謂之雅風俗也雅正也正者政也言小政者爲小雅言大政者爲大雅皆王朝之詩小雅多言政事而兼風大雅多言君德而兼頌故小雅之聲飄姚和動大雅之聲莊嚴典則小大之義盡此矣司馬遷謂國風好色不淫小雅怨誹不怒以國風小雅並言不及大雅亦此意雅有正變皆周未東以前西京之詩東遷而後無雅故曰詩亡

鹿鳴之什

雅無諸國之別毛氏以次列爲什。如軍法十人爲什也自鹿鳴至魚麗十篇爲鹿鳴之什。外南陔白華華黍三詩有目無篇不與焉皆文武之雅朱子以亡詩配數改編而小雅舊什亂矣

呦呦鹿鳴（叶）食野之苹（叶）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叶）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叶）（）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叶）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沈）我有旨酒

以燕樂嘉賓之心

古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毛公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朱子改爲燕饗賓客之詩據燕禮鄉飲酒禮工歌用之遂以爲通用之樂然此詩初本天子燕羣臣嘉賓作猶關雎本后妃之德雖鄉射燕禮用之未可遂爲鄉射燕禮之樂歌也則此詩豈可遂目爲泛然燕饗之詩乎鹿之言祿也明主祿養賢臣故臣僚有羣鹿之象鹿陽物也生于山苹蒿芩皆草生于澤鹿食澤中有山澤交之象易所謂咸者感也故曰山上有

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是為明主求教之象天地感而萬物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易以咸首下經詩以鹿鳴冠雅其義同所以為登歌之首也○一章鹿生于山苹生于水鹿呦然和鳴食野之苹山澤交感所以聲和我有嘉賓燕饗樂作鼓瑟而吹笙簧奉筐以送幣帛禮備情和庶幾嘉賓好我示以經國之大道也○二章蒿生于藪鹿之和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仁義之言形于旅語足以示民使不恌薄為君子者所當則傚故我有旨酒與嘉賓燕飲遨遊竊觀法之益也○三章芩生于濕鹿之和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

燕飲樂作和樂且久豈口體之養將以安樂嘉賓之心心契而後忠告可幾也○呦呦和聲苹萍草笙以竹爲十三管列植匏中施金葉於管端謂之簧吹之鼓動其簧則鳴承奉也筐以竹爲器盛幣帛也周行大道也德音善言也飲酒之禮于旅也語樂記曰於是語於是道古也視與示同恌薄也芩草葉如竹莖如釵股生下濕鹹地牛馬喜食之湛樂之甚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騑騑非周道倭遲威豈不懷歸王事靡盬古我心傷悲○四牡騑騑嘽嘽灘駱洛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翩翩者鵻（隹）載飛載下（叶虎）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叶甫）○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醋）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審叶深）

古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毛公曰有功而見知則說矣○周先王遣使臣終事歸則歌此詩以燕之毛傳謂爲文王之詩稱王事者西伯受商王之命以統諸侯使臣往來皆王事也此因西伯未稱王而曲解之非也從儒遂謂文王末年稱王尤非也蓋凡風雅歌文王之事非即作于文王之世周道大行而後禮

樂與是成王周公之世矣故稱王事稱天子文武同焉四牡使臣之乘馬也馬行地無疆坤道也臣道也故以比雄曰牡男子經營四方故以四牡比鵻與雎通即雎鳩布穀也其鳴勸耕以比孝子耕田養父母也○一章我乘四馬騑騑然馳驅不息周道回遠豈不思歸王事不可不堅固必堅固而後言歸是以懷思而傷悲耳○二章四牡騑騑然不止駱馬嘽嘽然喘息勞亦甚矣豈不思歸王事不可不堅固不得從容啓居耳○三章翩翩然飛之雎鳩勸耕之鳥也下集于叢生之栩而不能高飛失其所矣我為人子以王事不

可不堅固不得耕田養父失所亦甚矣○四章翩翩者鵻飛而止于叢生之杞我以王事不可不堅固不暇養母亦猶此鵻矣○五章駕四駱馬駸駸前進豈不思歸爲君忘親作此詩以養母之情來告君也○白馬黑鬣曰駱啓與跽通跪也處居也古者坐以膝著地以股著腓有所敬則伸其股而跽所謂長跪也禮君子更端則起起即跪也論語云居吾語汝居即坐也苞叢生也杞枸杞將奉也諗告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敉十于彼原隰駪駪一章征夫每懷靡及○我馬

維駒。居六轡如濡。如載馳載驅。周爰咨諏。走○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媒○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柘○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古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毛公曰。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按此文王之詩。後王遣使臣皆用之。使臣受命不同。總之宣上德。達下情耳。人主深居清穆。四方艱難疾苦。無由周知。故使臣以周諮爲先務。撰以遣之。所謂送以禮也。歌以樂之。所謂送以樂也。遠而有光華。是皇華所取義也。綸命寵被。君以

華其臣。奉使不辱臣以華其君。朱子謂序不達詩意非也○一章皇皇然光明者。草木之英華。或原或隰。煇映載路。使臣銜王命而行。光華亦如之。其從行駪駪然衆多之征夫。疾趨君命。各懷不及之憂也○二章我馬維五尺以上之駒。六轡鮮澤而如濡。駕是車馬。馳驅隨事隨處。周徧不遺。咨諏訪問。助予一人耳目之所不及可也○三章我馬維青黑之騏。六轡調直如絲。乘此馳驅。周徧咨謀。其計畫可也○四章我馬維駱。六轡潤澤而沃若。乘此馳驅。周徧咨度。其機宜可也○五章我馬維陰白雜毛之駰。六轡調齊而既均。乘此馳

驅馳徧咨詢於衆人可也○每者不一之辭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弟)之華鄂(萼)不韡韡(偉)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體)○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抔)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叶盤)況也永歎○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叶蒙)每有良朋(叶旁)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並)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叶吸)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沈)○宜爾室家(叶姑)樂爾妻帑(奴)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古序曰常棣燕兄弟也毛公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按武王周公管蔡皆文之昭也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使管叔蔡叔監殷管叔將以殷叛流言毀公王疑公公遂避位去居東明年管叔叛成王執而殺之公不預聞不能救也鬱鬱飲恨情見乎鴟鴞大誥諸篇及天下既定制禮樂追傷而作此詩於凡合宗族燕飲則歌之首言兄弟至親二章言死喪即管叔見殺之事三章言急難即避位居東之事四章言閱牆禦侮即二叔流言武庚作亂之事五章言既安寧追惟往事極道悔恨之意既不忍叔之死而又不

敢尤王長歌代泣自悲自艾使工瞽諷誦怨誹周公亟稱良朋者自恨爲兄弟不如朋友耳情有難言故末章云是究是圖其衷曲甚苦千載之下猶堪揮涕而世儒曾不究圖誣公殺兄愚于書金縢辨之詳矣學者誦鴟鴞常棣讀大誥康誥而不諒公之心則千古猶面牆奚貫誦詩讀書乎○一章常棣之花衆蘂同萼萼之承花韡韡外見兄弟同本亦猶此也凡爾今人試念天顯有如兄弟者乎○二章居常無事則親疏不殊戚戚之情臨難倍切雖死喪可畏惟兄弟甚相懷恤也陳尸原隰裒而收之亦惟兄弟爲相尋求耳

○章三脊令之鳥在彼原野首動尾擊一體相應兄弟急難如左右手可以人不如鳥乎每有善良之朋尚相憐而長歎況在同父能無悼痛邪○章四不令兄弟鬩很于家牆突有外侮何以禦之每有良朋之衆相助而免于害者矣苟兄弟同心何憂外侮乎○章五令死喪禍亂平矣急難既安矣外侮且寧矣追傷往事生死升沈杳不相及雖有兄弟不如良朋之永歎撫我其于天顯民彝亦甚乖矣○章六既歷患難之苦益信兄弟之親今日之燕陳爾籩豆飲酒饜飫既和樂矣兄弟不在非真樂也惟兄弟既具而後相親如

孺子之眞愛耳○乾七妻子相好相和如鼓瑟琴生人之慶也苟兄弟相猜則其樂鮮終必兄弟既翕而後妻子和樂可長久耳○乾八可知室家雖親得兄弟而後安妻孥雖和得兄弟而後樂此情深切難可言喻惟身親閱歷窮究其理圖謀其難始信誠然苟非身遭艱危者其孰能知之○常棣猶棠棣梨也甘者曰棠萼花蔕也韡與韡通花足有孚甲在外如人著韡然韡韡外見貌不豈不也威畏通原隰野外也裒斂尸也蓋指成王殺管叔之事禮公族有罪磬于甸人不與國人慮兄弟故曰原隰也求尋覓也脊令鳥名

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狀每猶常也況也猶云尚且也閱很也務與瞀通昏亂之象謂外侮也烝衆也戎害也儐陳也孺小兒也湛久也帑子也

棠棣八章章四句○誦常棣而周公無殺管叔之事愈明矣蓋二叔得罪王室與天下雖有可殺之罪而公終無殺兄之心天下以討罪人爲大義而公終以不能全兄爲不仁故于康誥曰弟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此詩亦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其自怨之情慘然蓋傷管叔之死而恨已之不能救也豈其有殺兄之事而又爲此辭乎春秋左傳

亦惑于周公殺兄之說謂是詩爲召穆公作夫召穆公則宣王之季矣序謂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安得有幽宣變雅雜于其中左氏紕繆不止此一端至其爲國語又謂爲周文公作其孤疑兩可本無足據然周公之詩序云文武何也凡文武之詩非作于文武之時蓋皆周公成文武之德作禮樂此其燕兄弟之樂也朱子疑世次不類謂此序與魚麗之序相矛盾可謂不達

伐木丁丁（爭）鳥鳴嚶嚶（英）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篩)酒有藇(序上聲)既有肥羜(苧上聲)以速諸父(上聲)寧適不來(叶里)微我弗顧(叶古)於粲酒埽(叶叟)陳饋八簋(叶究)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叶九)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叶九)○伐木于阪(反)釃酒有衍(叶眠)籩豆有踐(淺)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叶欽)有酒湑(叶所)我無酒酤(古)我坎坎鼓我蹲蹲(存)舞我迨我暇(叶火)矣飲此湑(所)矣

古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毛公曰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太平非一士之力明主求賢如

稱室求木。故以伐木比。語曰良禽擇木，良臣擇主。主明則士附，林茂則鳥歸。故以鳥鳴爲比。山林有士，幽谷有鳥。伐木聞鳥鳴，比求賢得良朋。丁丁用力，以比求治。許許人衆，以比朋友。山阪野處，伐木賤事，以比故舊。王者貴不忘賤，故屢詠伐木，所以爲燕朋友故舊之詩也。○一章入山伐木，斧聲丁丁然，豈一手之力。于斯聞鳥聲嚶嚶然，出谷遷喬，以呼其朋偶，而況于人。伐木者聞此，當益堅同志之好矣。人情變態，鬼神難欺。茍能同聲相應，神將聽之，終當和好平康，不至于乖離矣。○二章伐木者許許人衆，釃酒以飲，藇然均

齊蓋同力則同飲也今者之燕旣有肥羜以速諸父
或諸父適有故不來我不敢失禮不顧也於乎粲然
鮮潔灑埽其室陳設飯食盛以八簋殺有肥牡以召
諸舅或適有故不來我不敢有遺忘之咎也○伐
木于阪阪陀之阪釃酒以飲人衆而有衍蓋與之同勞
亦與之同樂也今者之燕籩豆有踐成列兄弟具在
無遠凡民失朋友之恩惟以餱脯糗糧之類吝而不
分遂致疎薄我今有酒沛其糈而湑之無酒則貰之
坎坎然擊我鼓蹲蹲然起我舞及我閒暇之日飲此
所湑之酒矣○丁丁斧伐木聲嚶嚶和鳴也許許人

多也釃漉通酌之均也藇藇蕪貌多而齊也羜未成羊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皆曰舅微無也顧念也於歎辭粲鮮潔也陂陂陀不平之地衍均而多也兄弟同儕之稱即朋友也乾果脯之屬餱乾糧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〇按舊作六章章六句朱子改併三章以每章起伐木今從之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叶去俾爾多益以莫不庶〇天保定爾俾爾戩剪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〇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

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古蠲娟爲饎
熾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神之弔的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
姓徧爲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
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古序曰天保下報上也毛公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
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朱子謂人君以鹿鳴以下
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古註意同
則是羣臣嘉賓使臣兄弟朋友凡受燕者皆歌此詩
則周臣之答上也不幾于雷同虛文乎非比文武盛

時上下交而泰道成人心和悅周公作是詩以鳴其盛先有泰平之福忠愛之情而後樂歌興非預作是詩徒使諸臣誇誦如後世辭臣矯飾以諛其君非天保之情矣今觀其辭曰單厚諷以仁也曰多益諷以損也曰戩穀諷以盡善也曰孝諷以承先也曰質諷以治也綏之曰爾德歸美之中責難之義備所以為天保也朱傳單厚多益戩穀之類俱作福祿解文義重沓而乏諷規與後世獻諛之辭何殊蓋祝君而以曰不足神之弔日月之盈虛意微婉矣○一章天道無親歸于有德今觀天之安定爾亦甚堅固矣使爾君

道盡厚何福不開除與君又使爾多益不損下以益一人是以億兆繁阜莫不既庶矣○乾二天之安定爾也使爾翦翦然盡歸善道宜君宜王宜人宜民盡無不宜以承受天百祿天方降爾以久遠之福而爾能盈滿是懼維日貶損而不自足所以受天祿而無不宜也○乾三天保定爾無不興盛使爾宗社神器如山阜岡陵之固使爾多福方來如川之始至無一不加增引長也○乾四爾身祖宗所依庇也擇吉蠲潔而爲酒食以仁孝享祀祖考夏禴春祠冬烝秋嘗于先公先王之廟先公先王若曰期爾以萬壽無有疆界報其

考言也○五章祖考之形閟爾也詒以多福使爾民風醇厚習尚敦朴不識不知日用飲食風俗一而道德同羣黎百姓之德徧為爾之德矣○六章爾之受福觀象于天景運方新如月上弦而經如日初出而升觀象于地四字鞏固如南山之壽不騫虧崩裂觀象于物如松柏之茂青青不改無不爾承繼也○保定猶言安定也單盡也一作亶信也厚仁厚也除猶除官之除開也開以予之也多益豐盛也損下益上曰益損上益下曰多益庶衆民也戩翦通盡也穀善也巻也罄盡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古善也謂

卜日擇士蠲潔也謂齊戒滌濯饎食也謂黍盛公謂組紺以上先王謂大王以下君即先公先王也卜期也未然之辭弔恤也猶不弔昊天之弔春秋傳曰敢告不弔君有道則神恤之恆作緪弦也月至初八九爲上弦將盈之漸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叶如字）止靡室靡家（叶姑）玁（險）狁（允）之故（叶平聲）不遑啓居玁狁之故（叶平聲）（　）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叶謁）我戍（樹）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

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
計我行不來叶加○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花彼路斯何君
子之車叶又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葵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肥四牡翼
翼象弭米魚服叶逼豈不日戒叶給玁狁孔棘○昔我往矣
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
心傷悲莫知我哀叶衣

古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毛公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
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帥遣戍役
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去聲還杕杜

以勸歸也○朱子謂此未必文王之詩夫文王雖未爲王其爲方伯以王命遣戍自有樂歌此詩居正雅之先非文王烏足以當之亦猶國風首二南雖不必盡文王后妃之事而皆以歌詠文王后妃之化爲世法程也故風者教也自家庭以達于邦國雅者正也自朝廷以達諸天下教以君爲主故二南之事不出家國政以天子爲宗故小雅之事及于天下周之政教由文王興風雅皆自文王始也然何知非武王乎蓋文武同而謨烈異武王之烈誓命也著之史冊文王之謨禮樂也被之聲歌功莫大于武而德莫高于

文夫子于書記武功而于詩歌文德二南小雅關雎
鹿鳴諸詩所以誌文王之德之盛也當紂之末禮樂
征伐雖奉商政而周家聲靈文物煥然維新采薇命
將出師想見當世威德隆重而小心服事不肯改姓
易物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文王既
沒文在茲者此之謂也采薇比王師制敵之易薇之
言微也四章言常棣比三軍和集也王者之師貴人
和所以制敵如采薇也朱子論詩以代言爲上之厚
三百篇中美刺多代言聖人佚道使民不在代言而
在體恤之誠讀者當得之言外○一章今之往戍也方

春薇生采而食之薇始作也念我歸期在歲之暮遠戍邊境去其室家惟玁狁之故耳豈上之人無故勞我邪○二章采薇采薇薇初生柔弱念我歸期憂心烈烈熱中遠行饑渴戍事不得安定同行無歸人誰爲問我室家也○三章采薇采薇薇長而堅剛念我歸期當在歲暮之陽月王事不堅固啓處無暇憂心甚病我行離家方始未得即歸來也○四章彼爾然茂盛者維何常棣之華也彼羽衛衆盛者伊何大將之路車也駕此戎路四馬業業不息豈敢安居當奬勵三軍一月之中三戰三捷以圖全勝也○五章駕車四馬騤

騤不息將帥依此車以戰守士卒隨此車以進退如腓與足將卒既同心矣四牡翼翼行伍又整齊矣弓弭之彌象骨爲之盛矢之服魚皮爲之器械又精好矣然豈敢恃此而息緩乎玁狁之難甚急無日不戒備也○六章戍事既定班師有期因念昔者我行蒲柳方生依依柔弱所謂采薇時也今我來歸遇雪霏霏歲云暮矣行道長遠加以饑渴我心自哀傷耳其誰知之者乎○薇野豌豆苗可爲羹苣葉甚細故謂薇作始出土也柔稚也剛壯長也聘問也爾華盛貌常棣也路與輅同車也周禮五路革路以即戎腓足肚

也足行則腓動魚水獸𤜶猪其皮可爲弓鞬(虔)

采薇六章章八句○按薇作而柔而剛變文疊詠耳

舊註謂三輩遣戍非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叶浦)矣自天子所謂我來(叶釐)矣召彼僕

夫謂之載(叶集)矣王事多難(去聲)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

彼郊矣設此旐(兆)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

心悄悄僕夫況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

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

我往矣黍稷方華(叶敷)今我來思雨(去聲)雪載塗王事多難

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喓喓草蟲趯趯阜螽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叶工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叶雞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旋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古序曰出車勞去聲還旋率帥也○前篇遣戍此與下篇戍畢歸而燕以勞之此篇勞將帥也遣則將與卒同軍旅同心也勞則將與卒異朝廷殊禮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勞將帥以出車君子之儀衛勞士卒以杕杜小人之私情○一章昔我出車于郊外之牧自天子之所謂我分閫而來王命不敢宿去聲留去聲遂召僕夫駕車啓行王事多難不可以緩矣○二章昔我出

車在牧内之郊車上設龜蛇之旐以指揮後軍飾旐以旄又設鳥隼之旟以指揮前軍彼旟此旐旆旆然飛揚於車上此行任大責重憂心悄悄況駕車之僕夫亦為之憔悴矣○三章此行大將為誰南仲是也王命師師往城朔方出車彭彭壯盛旂旐央央鮮明傳令三軍曰今日之事天子之命使我保障中夏非輕舉徼功也赫赫南仲玁狁畏服孔棘之難忽已攘除矣○四章玁狁既襄振旅而還思昔我至朔方正夏日黍稷方華擬歲莫可歸而簡書復使西征遂及春矣雨雪解凍道有泥塗王事多難啓處不遑豈不思歸

甚此簡書耳○章五當此春日室家思曰草蟲喓喓而鳴阜螽趯趯隨之倡隨之情蠢動皆同是以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始下赫赫南仲方往伐西戎未得歸也○章六南仲今歸矣春日遲遲然舒長草木萋萋然茂盛黃鳥喈喈然和鳴采蘩者祁祁然衆多當此景物熙和大將振旅執訊獲醜以歸威名赫赫之南仲玁狁平夷宇宙清寧功成凱旋豈不樂乎○我車謂大將之戎路也旗旐皆建于車上旐畫龜蛇以象玄武統後軍也旟畫鳥隼以象朱雀統前軍也玄武北方之宿北方色玄鱗甲曰武前軍屬南

朱雀南方鶉火之星也旆旆旟旐尾飛揚貌況猶且也彭彭壯盛貌黍稷方華盛夏時也塗凍釋而泥塗初春時也因伐西戎故踰年至春乃歸也簡書古以竹簡書命辭也訊問也敵之爲魁首者獻于王而訊問之醜衆也降服之衆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有杕第之杜有睆宛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闡四牡痯

痯(管)征夫不遠○匪載匪來(叶釐)憂心孔疚(叶忌)期逝不至

而多爲恤(叶質)卜筮偕(叶擧)止會言近(叶己)止征夫邇止

古序曰杕杜勞還役也○出車以勞君子詳其事而

美其功杕杜以勞小人敘室家私情而已杕杜孤樹

也杜棣屬梨也實甘者爲棠澀者爲杜棠杕[illegible][illegible]而

杜枝多刺其花皆合聚故棠棣比兄弟而杕杜比士

卒花合而樹獨則孤卒合而軍還則散故爲還卒之

比北山幽方憂思之比枸杞甜菜味苦士卒甘苦之

比○一章杕然特生之杜有睆然之實是秋冬之交也

征夫遠戍以王事不可不堅固日復一日今歲已十

月猶不歸女心傷悲征夫可以暇矣○二章特生之杜萋萋其葉又復春矣征夫以王事出踰歲不歸我心傷悲覩此草木萋矣女心悲矣征夫亦可歸矣○三章陟彼北山采杞而食春忽莫矣征夫以王事不得供子職貽父母之憂何但妻子乎計時已久檀車雖堅今亦幝然敝矣四馬雖壯今亦痯然疲矣物猶如此人何以堪征夫或不遠矣○四章望其載而匪載望其來而匪來憂心甚病矣況歸期已過而不至我心疑慮多爲之恤乃卜之龜乃筮之著二者偕占會云近矣然則征夫之至果不遠矣○睆實貌陽十月也女

征夫之妻。檀車檀木之車。幝幝敝貌。痯痯疲貌。載行李裝載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先儒謂采薇以下爲文王之詩。諷之誠然。武王命將誓師氣象自别。而末年受命。制作未備。周公承文謨。作歌。故篇中稱王稱天子。舊註以爲殷王。非也

魚麗于罶。柳 鱨鯊。叶梭 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叶以○物其多矣。維其嘉叶歌矣○物其旨矣。維其偕叶豈矣○物其有叶以矣。維其時叶上聲矣

古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毛公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朱子改爲燕饗通用之樂歌非也明王盛時品物蕃阜詩人作歌以美豐亨富有之祥聖人刪詩正雅師文武崇王道而說者但爲上下飲酒定樂歌道主人優賓之意則全詩所言皆口腹殽饌而已執儀禮鄉飲工歌爲據則雅頌秖爲儀禮外傳淺陋卑薄何以言詩○一章源者以草薄爲嚚而魚麗于其中者鱨有之鯊亦有之卽一水族之多而萬物可知君子有酒既美而且多以

之行禮于何不備乎○二章魚之麗于罶者[魴]有之鱧亦有之君子有酒既多又旨以之行禮無一不有矣○三章魚麗于罶者鰋有之鯉亦有之君子有酒行禮既旨又有則用無不周矣○四章凡物多則患其不嘉今即一魚之類推之既多而又嘉非以充數為多也○五章物旨則患其不齊今物既旨而又齊非以希少為旨也○六章物有則患其非時今物既有而又時非以不時為有也○麗猶著也罶以葦簿為笱承梁之空取魚也鱨魚頰黃善飛一名黃揚鯊魚皮有珠可飾刀劍靶魴鯿也以形方得名鱧圓而長有斑點象

星文夜則仰首向北而拱故字从禮膞獨其故从醴一名鮦俗稱烏魚是也鰋無鱗闊口腹平著地故得偃名鮎鮎也以其多涎而黏連故名鮎鯉脊上有鱗一道數至尾凡三十六有赤黃白三種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朱子謂魚麗非文武之詩不在鹿鳴什內據儀禮鄉飲酒禮笙歌相間謂歌有詩而笙無詩以南陔白華華黍間鹿鳴以下三詩由庚間魚麗崇丘間南有嘉魚由儀間南山有臺移舊章以合儀禮并古序改爲燕饗通用之歌置周道文武之盛不講竊恐未然夫聖人刪詩非

刪禮也笙歌相閒自有禮儀在何得以有聲無辭之空名寄之雅中辭生于心聲託于器凡樂由心生聲由辭生有辭然後有聲聲無辭不成章若笙自爲笙歌自爲歌一歌閒一笙風雅頌之歌三百卽合有三百笙笙有三百簫管竽籥之類亦合各有三百奚獨南陔白華五六篇爾又謂儀禮於鹿鳴四牡以下曰歌於南陔白華華黍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以此爲有聲無辭之徵今按鄉射亦儀禮也云奏騶虞貍首而騶虞有辭亦云奏周禮有九夏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按肆夏卽時邁樊遏爲韶夏卽執競渠爲

納夏即思文皆有辭而皆云金奏則奏亦辭也南陔白華之名即九夏之類金奏九夏有辭笙奏南陔白華獨無辭乎又周禮籥章以籥吹豳詩豳詩即七月籥吹七月亦猶笙吹南陔白華華黍也豳有辭而南陔以下獨無辭乎又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即維清也謂管奏維清于堂下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大抵歌即樂也未有有聲無辭之樂今分樂與歌爲二未見其可

南陔

白華

華黍

古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毛公曰有其義而亡其辭○按此皆武王時詩萬物既多孝子得養其父母故次南陔南陔者取南風來陔隴之義孝子奉養清潔故次白華時和年豐故次華黍詩亡而古序合編故序得獨存朱子以爲此笙詩有聲無辭引儀禮鄉飲酒及燕禮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謂歌有辭可

歌笙有腔譜無辭愚謂有腔譜則腔譜之音自成辭
腔譜所以調辭也王者作樂頌功德未有有腔無辭
之樂所謂鼓瑟而歌者手彈口和故曰歌口吹而辭
奏乎其中故曰笙曰樂曰奏此序謂其辭亡者是也
若謂本無是詩而序爲後人妄增是强詆之也但其
所以亡之故不可考未知何獨亡笙奏諸篇耳朱子
執謂笙詩無辭以此

毛詩原解卷十七終